



护花浪子

(香 港) 卧龙生著

254163



0437487

护化浪子

上册

〔台湾〕卧龙生 著

卧龙生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中冊
內
存

〔台湾〕卧龙生

花山文艺出版社

263006

护花浪子

下册



0437488
〔台污〕护花浪子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冀)新登字 003 号

护花浪子(上)

〔台湾〕卧龙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7 印张 56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8.20 元(上中下三册)

ISBN7-80505-496-7/I·459

(冀)新登字 003 号

护花浪子(中)

〔台湾〕卧龙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7 印张 560 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 199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18.20元(上中下三册)

ISBN7-80505-496-7/I·459

(冀)新登字 003 号

护花浪子(下)

〔台湾〕卧龙生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7 印张 560 千字 1994 年 2 月第 1 版

199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18.20 元(上中下三册)

ISBN7-80505-496-7/I·459

内 容 提 要

宋建隆元年，女侠林紫烟自恃年轻貌美武艺高强，夜闯禁城，得遇天网神丐，巧战三大天王，拜会双烟师太，诱探鬼隐仙师，却不慎身中晶雪神拳，寒毒不去。孟瑞为解此毒，与林紫烟裸身相向，以“灵台穴”相贴。一个是晶莹剔透少女身，一个是钢筋铁骨粗汉坯，到底谁强谁弱、谁高谁低，谁能翻云覆雨巧耕作，谁能颠鸾倒以凤浪多娇，却是无法尽述。因此孟瑞便犯了大戒。林紫烟答应不顾一切救他。但她哪能想到，就此一诺，为她的一生，带来了无数的麻烦，在江湖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目 录

第一章	卧虎腾龙会东京	1
第二章	水轩争雄显神通	17
第三章	胜三关奇人奇事	31
第四章	无面人诡异绝伦	49
第五章	晶雪异人异宝	66
第六章	探禁城亦惊亦险	82
第七章	使诡计弄巧反拙	101
第八章	荒山郊犯戒救人	117
第九章	逢双龙娇娃得运	134
第十章	违严令密室失定	150
第十一章	观恶斗桌底遇异	172
第十二章	展神通金铃摄魂	185
第十三章	赐宝丸来历不明	202
第十四章	救儿命两老逼婚	218
第十五章	雪仙翁夜来探访	234
第十六章	芳心怨离师叛道	252
第十七章	斗灵禽三王殒命	269

目 录

第十八章	小姑娘避祸远走	285
第十九章	迴旋谷意外奇逢	301
第二十章	封死穴忧心忡忡	318
第二十一章	山摇地动崩积雪	335
第二十二章	乍遇强仇同敌忾	351
第二十三章	辣手伤人非本愿	366
第二十四章	芳心被控伤幼主	382
第二十五章	寒潮冰洞困灵禽	401
第二十六章	火鹫解困出生天	417
第二十七章	二魔相逢晶雪谷	433
第二十八章	四苦阵法围魔祖	449
第二十九章	冰天雪洞困娇娃	468
第三十章	平伤穴意外奇逢	484
第三十一章	聚三魔武林失色	499
第三十二章	受寒毒因祸得福	515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投异派逆女伤亲	535
第三十四章	练神功功亏一篑	551
第三十五章	施辣手假意疗伤	569
第三十六章	斗禁城娇娃负剑	585
第三十七章	冰原谷神鹫中奇毒	602
第三十八章	天门宫侠女遭围困	617
第三十九章	峭壁崖少主险丧生	632
第四十 章	反天门三魔头火并	648
第四十一章	钻地穴小侠侣奇逢	667
第四十二章	镇海龙挥泪谈往事	683
第四十三章	孟冬儿辣手创灵禽	699
第四十四章	毒斗毒魔祖中毒瘴	716
第四十五章	奇中奇两小遇奇缘	735
第四十六章	离火钟神君施力威	751
第四十七章	玄冰洞火鹫救三龙	767
第四十八章	侠血洒遍开善果	783
第四十九章	红翎飞舞报前因	803

第一章 卧虎腾龙会东京

朝属梁，暮属晋；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

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五代残唐，干戈不息，直到宋太祖赵匡胤在陈桥驿，黄袍加身，废了后周幼帝，自立为君王，才令得天下纷乱的局面，慢慢地平静了下来。篇首这一首民谣，便是反映当时天下大乱的情形的。却说宋太祖建都汴梁之后的两年，亦即是大宋乾德三年，宋朝的兵力，已然使得女真国来京进贡，纷乱的局面，大都停当，而东京开封府城中，也是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处处弦歌、户户丝竹。

这一日，乃是秋高气爽的天气，开封外城北面的金辉门外，正当人马喧嚷之际，突然在远处传来一阵吆喝声，引得人人注目，却是四个形容古怪的僧人，每人肩上，俱各负了一条老大的石柱，健步如飞，向城门中走去。

那四个僧人，身材均甚是矮小，五官口鼻，攒在一起，也不容易分辨出他们的年龄来，可是他们肩上的那条圆形石柱，却甚是惊人，长约七八尺，径可半尺，少说也有千余斤份量，因此一时之间，不少人全都停住了脚步，望着这四个僧人，啧啧称奇。

那四个僧人却是若无其事，只顾向城门内走去，那东京开封府，共有外城，里城和宫城，三道城墙，一进了金辉门，

便是极为热闹的街市，那四个略停了一停，又是一声吆喝，将肩上所负的石柱，竖了起来，顶在肩上，人不过四五尺高，却顶着一根高约七尺的石柱，那模样更是显得奇怪无比，不消片刻，他们身后，已然跟上了一大群小孩子和游手好闲的人，跟着那四个矮子，在身后说笑取乐看热闹。

只见那四人穿大街，过小巷，来到了一所巨宅面前，才略停了停步。

那巨宅极是巍峨，单是门前的两只大石狮子，已然高达六尺，显出宅第主人，非富即贵。在巨宅面前，还有以花岗石铺成，老大的一个广场，四人在广场边缘上略一迟疑，竟然洒开大步，直向巨宅大门走去。

四个僧人的这一行动，不禁令得跟在后面看热闹的那些人，心中诧异不已，因为他们既然在东京居住，自然知道那所巨宅主人的来头，因此都远远站定，不敢再跟过去，人丛之中，只有一个三十岁，书生打扮的人，跨前了两步，高声道：“四位大师，出家人六根清净，何必多生嗔念！”

那四个僧人，本来脚步极快，十来丈宽的广场，一晃即过，已然将要来到那巨宅的门口，但一听书生的呼唤，却立即转过头来，向那书生瞪了一眼，各自“嘿嘿”冷笑数声，道：“出家人虽是六根清净，却也不免要化个缘！”一个“缘”字才出口，四人动作一致，如旋风也似，滴溜溜地一转，已然来到了大门面前，一耸肩，卸下了肩上所负的石柱，双手捧起，用力向地上一顿，只听“轰”然一声巨响，那四条石柱，竟然将石阶顿碎，陷入地中尺许，兀立在那巨宅的门口！

这一下，令得老远围住了看热闹的众人，俱都张大了嘴，合不拢来，一刹时间，静到了极点，只有那书生摇头晃脑，叹

道：“好气力！好气力！只可惜仍是无补于事，只是徒逞一时之勇耳！”

那四个僧人将石柱立在地上之后，已然身形掠起，站到了石柱之上，一听得那书生如此说法，相互对望一眼，左首的那个开口道：“贫僧等四人，早知东京开封府中，卧虎藏龙，英雄辈出，本来也不敢卖弄，只是受人所托，要向此宅主人，化个小缘，这位施主，为何道贫僧等只是徒逞其勇？”

这一开口，声势更是惊人，直将众人震退了丈许，耳际还兀自嗡嗡作响。

只有那书生，非但不退，反倒跨前两步，从衣领中取出一柄斑竹摺扇来，“刷”地打开，那竹扇扇面上，一面洁白，另一面，却写了不少字，但是也不像是什么诗词，而三个字一断，两个字一断，四个字一断，倒像是写着不少人名，只不过因为他一打开摺扇之后，便轻轻摇动，所以看不很清楚。

那四个僧人面色微变，随即一声长笑，道：“原来是容施主，贫僧等在此化缘，与容施主河水不犯井水，还是不要多加干涉的好！”

那书生“哈哈”一笑，摺扇轻摇，道：“难道看一看都不可以么？”正对答之间，那巨宅的大门打了开来，两个武将装束的人，走了出来，一见大门口并排被插上了四条石柱，石柱之上，各站了一个形容古怪的僧人，不由得一惊，齐声喝道：“作什么？”

那四个僧人手在怀中一探，各取了一个小小的木鱼在手，“笃笃笃”地敲了三下，才道：“咱们四人，原是西域僧人，特来中原，向慕容将军化一个缘。”

这四个僧人口中的“慕容将军”，复姓慕容，名延剑，也

正是巨宅主人，年轻时曾和宋太祖共打江山，如今官拜“殿前都点检”，那职位，就是禁卫军的统帅，但慕容延剑因为和方今圣上，宋太祖赵匡胤自幼至交，因此另握重兵，正是煊赫一时的人物。那两个武官面色一沉，叱道：“你们就算要向慕容将军化缘，也不该损毁将军府第，这一来，却是罪该万死！”

四个僧人冷笑一声，道：“贫僧等山泽野人，却不知道京城中的规矩，只知千里迢迢，来到此间，非要向慕容将军亲自化缘不可！”

两个军官叱道：“京师地面，焉容得你横行！”嘈吵之间，宅中又出来了几个卫兵，手中各执长戈大矛，那个军官劈手夺过了两柄大关刀，抡起一个圆圈，“刷”地向石柱砍去，“砰砰”两声，砍个正着，只见石柱上的两个僧人，身形向下略一沉，那两个军官，大叫一声，虎口迸裂，两柄大关刀飞出老远，“跄踉”一声，跌在广场上。

那两个僧人冷笑一声，两个军官退出七八步去，呆住了作声不得，四个僧人对望一眼，突然大声道：“西域小僧，一了、百了、千了、万了，向慕容将军化缘！”四人一起开口，发音轰轰发发，更是惊人无比，将那七八个卫兵，俱皆震至面无人色，呼喝方毕，只见大门之内，缓缓踱出一个老者来，一身儒服，三绺长髯，气度雍容。就在大门口站定，缓缓道：“久仰西域曼陀山西铁僧的大名，今日得见，幸何如之？”

那四个僧人原是师兄弟，以一了为尊，一见来人气度非凡，站在那里，渊停岳峙，绝非等闲江湖上人物所能比拟，也不敢轻视，双手合什，道：“施主高姓大名？”他这里双手甫一合什，手掌便向前略略一送，一股大力，已然暗暗送出。

只见那老者衣袂长髯，陡然间如为狂风所拂一样，一齐飘动起来，但身子却依然兀自不动，神情也是那样地淡雅，拱手还了一礼，道：“不敢，在下姓孙，名尚之。”那一拱却是大大方方，却无趁机较量对方功力之举，一了面上微红，道：“孙檀樾必是慕容将军亲信，相烦通报，就道我们四人，前来化缘。”

孙尚之道：“四位大师要化缘，何必惊动将军？慕容将军带兵在外御寇，偶一返京，正不知有多少军国大事，要与圣上商议，四位大师若不嫌菲薄，在下代慕容将军，每人给黄金一锭！”一面说，一面从怀中摸出四只金元宝来，每一只俱有五两上下，古时物价平贱，五两黄金，已可做得不少营生，老远围住了的众人，更是屏气静息，以观动静。

只听一了说：“孙檀樾差矣，小僧等此来，是要向慕容将军亲自化缘，何劳孙檀樾俎代庖？”孙尚之一笑，道：“佛门广开，在下要赐舍，难道大师竟不受么？且先受我布赐，然后再见慕容将军不迟！”

曼陀山四铁僧虽然久在西域，但对于中原武林人物，却极是熟悉，刚才那书生一取出摺扇来，四人便面色微变，便是因为认出了书生的那柄摺扇，江湖上有名的称之为三十六招天罡扇，又称阎王扇，那摺扇之上，确是写着一个一个的人名，那些人，全是死在他这柄摺扇之下的江湖高手。

但此时那老者气度轩昂，仪态非凡，报出名字来，却是叫作“孙尚之”。一了等四人，立即在心中搜索此人的名字，但搜遍枯肠，却不获结果，因此一了才藉合什为礼之机，试一试对方的功力。

这一试，对方显而易见，不是庸手，偏偏孙尚之三字，闻

所未闻！

当下一听得孙尚之如此说法，一了不禁眉头一皱，抗声道：“照孙檀樾的口气听来，贫僧等若是接不住你四个金元宝，便没有资格见慕容将军了，是也不是？”孙尚之淡然一笑道：“那也未必，要看到时大师们是否再能见慕容将军而定了！”

口气之大，无以复加，倒像是威震西域，名扬中原的曼陀山四铁僧，佛门“铁手掌”功夫，尚接不住他的一个金元宝似地！四铁僧虽是佛门中人，但是却个个性烈如火，一听之下，大动嗔念，齐声叱道：“请！”

他们这里，一个“请”字甫出口，便见孙尚之一扬手，四只金元宝闪耀，已然脱手而起，但是却并未向四铁僧射出，而是向上扬起，约有尺许，便向下沉来，就在将沉未沉之际，只听得“叮叮叮叮”四声，接连而至，几乎是同时而发的，响声过处，嘶空之声，突然大作，四只金元宝已向石柱上的一了，百了，千了，万了四人，电射而出。

四人一见孙尚之一指之力，便如此强劲，心中皆是一怔，但金元宝电射而至，已然不容许他们再多有时间来考虑，只得各自一摇手掌，五指一收一放，掌心立转墨黑，正是内外功俱重，横练而成，较铁砂掌功夫仍胜一筹的“铁手掌功”。

那铁手掌功，一经运上，掌心其坚如铁，可以凭空抵挡兵刃。曼陀山四铁僧艺成以来，从来未曾用过兵刃，便是因为他们这铁手掌功夫，技艺惊人之故，此时料想不但可以将金元宝抓在手中，而且还可以运用掌力，将金元宝抓成一团，以显功力，怎知晃眼之间，金光来到眼前，四人已各觉那金元宝虽然只有五两来重，可是不但来势如电，而且还挟着排山倒海的力道，身子几乎已然不能再在石柱上站稳！